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十八回 頌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參案隨員賣關節

卻說胡統領自從到了嚴州，本地地方官備了行轅，屢次請他上岸去住，無奈他迷戀龍珠，為色所困，難捨難分，所以一直就在船上打了「水公館」。後來接到上憲來文，叫他回省，他便把經手未完事件趕辦清楚，定期動身。此番出省剿匪，共計浮開報銷三〇八萬之譜：有些已經開支，有的尚待回省補領。胡統領心滿意足。自己想想，總覺有點過意不去，便於其中提出二萬：一萬派給眾位文武隨員，以及老夫子、家人等眾，一來叫他們感激，二來也好堵堵他的嘴。周老爺雖非統領所喜，因為一切事情都是他經手，特地分給他三千。下餘的一千、八百、三百、五百，大小不等。趙不了頂沒用，也分到一百五〇兩銀子，比起統領頂得意的門上曹二爺雖覺不如，在他已經樂的不可收拾了。尚有一萬，由統領交托周老爺，說道：「本地紳士魏竹岡，他要敲兄弟三萬，他的心未免太狠，我一時那裡來得及。現在把這一萬銀子，托老兄替兄弟去安排安排，免得他們說話，大家不乾淨。倘若不夠，只得請老兄替兄弟代挪數千金補上，再要多，我可沒有了。」周老爺聽了，心下尋思道：「我的媽！你這錢若肯早拿幾天，我也不至於托姓魏的寫信到京裡去了。現在事已如此，再出多些也無益，我樂得自己上腰，也犯不著再給姓魏的。我有了這個錢，回省之後另打主意，或者仍往山東一跑，將來就是他們參了出來，弄到放欵差查辦，也與我不相干涉。」主意打定，仍舊恭而且敬的回答統領道：「大人委辦的事，卑職沒有不盡心的。齊巧這兩天他們那邊也鬆了下來，大約一萬就可了事。」胡統領道：「可見這些人是賤的。你不理他，一萬也就好了，你若是依著他，只怕三萬也不會了事。」周老爺心裡好笑，嘴裡不作聲。

胡統領道：「現在錢也出了，我的萬民傘呢？這點虛面子，他們總不好少我的罷？」周老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一萬銀子買幾把布傘，我還是不要的好。」周老爺道：「叫他們送緞子的。城裡一把，四鄉四把，至少也得五把。」胡統領道：「我不是稀罕這個，為的是面子，被上司曉得，還說我替地方上出了怎麼大一把力，連把萬民傘還沒有，面子上說不下去。」周老爺答應著，見話說完，退了下去。一頭走，一頭想，心想：這送萬民傘的事情須得同本地紳士商量。現在這些人一齊把統領恨如切骨，說上去非但不聽，而且還要受他們的句子，不如且到縣裡同莊某人斟酌斟酌再說。」主意打定，立刻坐了轎子到縣裡拜會莊大老爺，說明來意。

（句子：冷言冷語。）

莊大老爺道：「我雖是地方官，這件事也不好勉強他們，須得他們願意。而且我也不好同他們去談這個。你去找捕廳單某人，他與本地紳士還聯絡，不如叫他去說說看。說成了固然是好，倘若不成功，他的主意多，叫他想個法子弄幾把傘，有幾個人送去了，統領面上糊得過，不就結了嗎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單某人是認得的，如此即刻我去找他。」說完辭了出來。捕廳就在縣衙東面，也不用坐轎子，踱了過來。單太爺接著，寒暄之後，便問：「老堂台同統領幾時動身？晚生明日要還請老堂台敘敘，一定要賞光的。」周老爺自然謙了幾句，便將來意告知。單太爺道：「紳士、商人於統領的口碑都有限，如今叫他們送萬民傘，就是貼了錢也萬萬不會成功，不如不去的好。老堂台如果怕統領面上難以交代，晚生有句老實話：除非統領大人自己挖腰包不可。若以現在外面口碑而論，就是統領大人自己把牌、傘做好交給他們，他們也未必就肯送來，因為來了就要磕頭的。老堂台如今要辦這個，依晚生愚見，這筆錢是沒有人肯出的。果然自己挖腰包把傘做好，由晚生這裡雇幾個人替你捐了去，也還容易。但是這些戴頂子送的人那裡去找？」周老爺聽了不語，心下尋思道：「好在我已拿著他一萬銀子，拚出一二百塊錢，做幾把傘、四扇牌應酬他也不打緊。」想罷，便對單太爺道：「這個錢現在歸兄弟拿出來，你不必愁。但是請幾位朋友去送，總得你老哥想個法子，到底你老哥在這裡做官做久了，外面人頭熟，說出去的話，人家總得還你個面子。」單太爺道：「人頭果然熟，然而也要看甚麼事情。我替老堂台想，你們帶來的營頭，還有炮船那些統領、幫帶、哨官、什長，那一個不是顏色頂子。去同他們商量，到了那天檢幾個永遠見不著統領面的，叫他們穿著衣帽來送，就說是本地紳衿。橫豎進來磕過頭就出去的，誰能辨他是真假呢？」

周老爺一聽不錯，連稱：「老哥所說極是，兄弟一定照辦。……」又把做萬民牌、傘的托單太爺代辦。單太爺問：「做甚麼樣子的？」周老爺說：「要緞子的。」單太爺楞了一楞道：「緞子的太費罷？」周老爺道：「不用緞子，至少也得綾子。你老哥瞧著看，怎麼省錢，怎麼好看怎麼辦。兄弟的事情，你老哥還肯叫我多化錢嗎。」說著又問：「幾天做好？何日去送？」單太爺屈指一算，說：「今天不算，總得兩天做成，一准第三天送就是了。」周老爺回到城外，先去找了趙大人、魯總爺一幫人，商量妥當，把人頭派齊。然後回到大船上稟知統領，統領自然無話。預備第三天早上收過萬民傘、德政牌之後，飯後開船回省。

正是光陰迅速，轉瞬間已到了第二天了。這天合城文武在本府衙門備了滿、漢全席，公餞統領，並請了周老爺、趙不了等一班隨員、老夫子作陪，又傳了一班戲在廳上唱著。當下自然是胡統領坐了居中第一位，眾官左右相陪。胡統領穿的是吉祥猢猻袍子，反穿金絲猴馬褂。台子面前放著一個大火盆，燒著通紅的炭。〇多個穿袍套的管家，左右分班上菜斟酒。從午後兩點鐘入座，一直吃到上燈還沒有完。胡統領嘴裡喝著酒，眼裡看著戲，正在出神時候，不提防一陣風來，把戲台上一幅彩綢吹在蠟燭上，登時燒將起來。雖然當時就被人瞧見，趕緊上前扑救；無奈風大得很，早已轟轟烈烈，把檐上挂的彩綢一齊燒著。大眾這一驚非同小可！一時七手八腳，異常忙亂：有些人取水潑救，有些人想拿竹竿子去挑。其時戲台上已經停鑼，眾戲子一齊站在台口上幫著出力。幸虧其中有一個唱「開口跳」的小丑，本事高強，攀著柱子爬了上去，左一拉，右一扯，總算把彩綢扯下，餘火扑滅。一場大禍，頓歸烏有，眾人方才把心放下。回看地上，業已滿地是水，當差的拿掃帚掃過，重新入席，開鑼唱戲。

（「開口跳」：京戲中的武丑。）

當火起的時候，胡統領面色都嚇白了，就叫打轎子說要回去。後見無事，眾官又過來一再挽留，請大人寬用幾杯，替大人壓驚。誰知這位統領大人是忌諱最多的，見了這個樣子，心上很不高興，勉強喝過幾杯，未及傳飯，首先回船。眾人亦紛紛相繼告辭。胡統領回到船上，開口就說：「今日好端端的人家替我饒行，幾乎失火，不曉得是甚麼兆頭！」眾人不回答。虧得文七爺能言慎道，便說：「火是旺相。這是大人升官的預兆，一定是好兆頭。」一句話把他老人家提醒，說說笑笑，依舊歡天喜地起來。

到了第三天，手下之人一齊起早伺候。碼頭上本有彩棚，因為統領定於今日動身回省，首縣辦差家人重將彩綢燈籠更換一新。大小炮船，一律旌旆鮮明，迎風招展。碼頭左右，全是水陸大小將官，行裝跨刀，左右鵠立。將官之下，便是全軍隊伍，足足站有三四裡路之遙，或執刀叉，或擊洋槍。每五〇人，便有一員哨官，手拿馬棒，往來彈壓。德政牌、傘言明是日〇點鐘由城裡送到船上。趙大人、魯總爺所派武職人員，一早穿了衣帽，同到單太爺那裡，預備冒充本城紳衿，遮掩統領耳目。單太爺又嫌人數太少，不足壯觀，另把自己素有往來的幾個賣買人，甚麼米店老板、南貨鋪裡掌櫃的，還有兩個當書辦的，一齊穿了頂帽，坐了單太爺預備的小轎。單太爺辦事精細，恐怕惹人議論，叫人悄悄的到傘、牌店裡，把五把傘、四扇牌取來，送到城門洞子裡會齊。又預先傳了一班鼓手在那裡候著。等到諸位副爺、老板轎子一到，然後將傘撐起，隨著鼓手、德政牌，吹打著一同出城。出城不遠，兩旁便有兵勇站街，有人保護，不怕滋事了。分派停當，已經九下鐘。合城文武官員絡繹奔至城外官廳伺候。

約摸有〇點半鐘，只聽岸灘上三聲大炮，兩旁吹鼓亭吹打起來。胡統領趕忙更換衣冠：頭戴紅頂貂帽，後拖一支藍扎大披肩的花翎；身穿裏兒紅猢猻猢猻襟開氣袍，上單一件壽桃貂馬褂，下垂對子荷包；腳登綠皮挖如意行靴。幾個管家，一個個都是灰色搭連布袍子，青哈喇呢馬褂，頭戴白頂水晶頂，後拖貂尾，腳踏快靴。其時德政牌、傘已到岸上彩棚底下，一眾送傘的人齊上手本。執帖門上呈上統領過目之後，便吩咐伺候。岸上又升三聲大炮。只見〇六名親兵，穿著紅羽毛、黑絨鑲滾的號褂戰裙，手執雪亮鋼叉，鋼叉之上，一齊纏著紅綢。親兵後頭，挨排八個差官。由船到岸雖只一箭之遙，只因體制所關，所以胡統領仍舊坐了四人綠呢大轎。轎前一把行傘，轎後一群跟班。到了岸上彩棚底下下轎，朝著眾位送傘的人謙遜了見句。其時地上紅氈官墊都已鋪齊，

眾人紛紛磕頭下去。統領一旁還禮不迭。起來又謝過眾人，又留諸位到船上吃茶。眾人再三辭謝。統領送過眾人。其時各炮船船頭上齊開大炮，轟轟隆隆，鬧的鎮天價響。兩旁兵勇掌號，吹鼓吹打細樂。統領依舊坐著轎子，由差官、親兵等簇擁回船。

不提防轎子剛才抬上跳板，忽見一群披麻帶孝的人，手拿紙錠，一齊奔到河灘，朝著大船放聲號啕痛哭起來。其時統領手下的親兵，縣城派來的差役，見了這個樣子，拿馬棒的拿馬棒，拿鞭子的拿鞭子，一齊上前吆喝。誰料這些人絲毫不怕，起先是哭，後來帶哭帶罵。罵的話雖然聽不清楚，隱隱間也有一二句可以辨得，說甚麼「官兵就是強盜，害的我們好苦呀」一派話頭。這些人聽了，愈加生氣，打罵的更凶。那些人只是哭他的，伏在地下，慢慢化錠，慢慢訴說，只是不動。四面彈壓的人及碼頭上瞧熱鬧的人，早已聚了無數。哭罵的話，胡統領也並非一無所聞，幸虧他寬宏大量，裝作不知。上船之後，就命立刻開船，離了碼頭。

再說府、縣各官聽說統領就要開船，一齊踱出官廳，上船叩送。走至岸灘，見了許多人圍聚一處，問起根由，眾人不敢隱瞞，只得依實直說。本府不語。首縣莊大老爺便罵當差的，問他：「為什麼不早驅逐閑人？現在圍了多少人在這裡，叫統領大人瞧著像個什麼樣子呢？」辦差的不敢回嘴。莊大老爺又吩咐：「把地保鎖起來！」地保一聽老爺動氣，立刻分開眾人，要想把一個身穿重孝，哭的最利害的人，扭了來稟見本官。誰知這個人並不畏懼，反拿了哭喪棒打地保的頭，嘴裡還說：「我的媽，我的哥，都死在他們手裡，我的房子也燒掉了，我還要命嗎！他是什麼大人！我見了他，我拚著命不要，我定要同他拚拚！」其時莊大老爺站在碼頭上，這些話都聽得明白，曉得罵的不是自己，雖然生氣，似乎可以寬些，忙傳話下去，叫地保不要同他羅蘇，把他們趕掉就是了。地保得令，同著七八個差役，兩個拖一個，把他們拖走。這些人依舊破口罵個不了。但是相去已遠，統領聽不見，莊大老爺也聽不見，就作為如天其事，不去提他了。

且說各官捱排見過了統領，各人有各人坐船，一齊各回本船，跟著統領的船走了有幾里。統領再三相辭，方才回去。至各武官一齊在江邊排隊，鳴槍跪送，更不消說得。本道駐紮衢州，自從九月生病，請了三個多月的假。上頭因為他京裡有照應，所以並不動他。地方上雖有事，竟於他絲毫不相干涉似的。自從胡統領到嚴州，一直等到回省，始終未見一面。胡統領也曉得他的來頭，所以也並不追求。

正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胡統領在船上走了幾天，頂到回省已經是年下。照例上院稟見，一則稟陳剿辦情形，二則叩謝隨折保獎。照例公事，敷衍過去。下來之後，便是同寅接風，僚屬賀喜。過年之時，另有一番忙碌。官樣文章，不必細述。單說同去的隨員，黃、文兩位，各自回家。周老爺原有撫院文案差使，撫憲同他要好，一直未曾開去，他回省之後，原舊可以當他的差使。無奈他在嚴州因與胡統領屢屢齟齬，非但托人到京買折奏參，而且還嫌了他一萬銀子，將來這事總要發作，浙江終究不能立足。與其將來弄得不好，不如趁此囊橐充盈，見機而作。所以自從回省之後，一直請假，在朋友家中借住。等到捱過元宵，他又借著探親為名，上院稟見撫憲，口稱：「親老多病，倚閭望切，屢屢寄信前來叫卑職回去。今幸嚴州土匪一律剿平，卑職並無經手未完事件，意欲請假半載，回籍省親。假滿之後，一定仍來報效。」劉中丞是同他有交情的，聽了此言，甚為關切，不得不允。但嫌半年日子太長，只給了三個月的假，還說：「隨折只保得胡道一人，早奉批折允准。旨意上並准兄弟擇尤保獎，不日就要出奏，老哥的事情，是用不著囑咐的。」周老爺又請安謝過。然後下去稟辭各上司，辭別各同寅，卷卷行李，搭上了小火輪，先到上海，再圖行止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戴大理聽見胡統領回省，先到公館稟見。見面之後，寒暄幾句，胡統領先謝他從中斡旋之事，又提到周老爺，竟其甚不滿意。戴大理便趁勢說了他許多壞話，又說：「這番不給他隨折，也是卑職做的手腳。」胡統領道：「非但不給他隨折，而且等到大案上去的時候，兄弟還要稟明中丞，把他名字撤去才好。」戴大理聽了甚喜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周老爺去不多時，這裡大案也就出去。胡統領雖與周老爺不對，屢次在中丞面前說他的壞話，戴大理也幫著在內運動，無奈中丞念他往日交情與這一番辛苦，不肯撤去他的名字，依舊保了進去。當經奉旨交部議奏。隨手就有部裡書辦寫信出來，叫人招呼：無非以官職之大小，定送錢之多少；有錢的核准，無錢的批駁。往返函商，不免耽誤時日，所以奉旨已經三月，而部復尚未出來。此乃部辦常情，不足為怪。

看看一年容易，早已是五月初旬。一日，劉中丞正在傳見一般司、道，忽然電報局送進一封電傳閣抄。拆開看時，原來是欽派兩位大員，隨帶司員，馳驛前赴福建查辦事件。當下中丞看過，便說與眾人知道。藩台回稱：「現在福建並沒有甚麼事情被人參奏，何以要派欽差查辦？」到底臬台是當小軍機出身，成案最熟，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據司裡看起來，只怕查的不是福建。向來簡放欽差，查辦的是山東，上諭上一定說是山西，好叫人不防備；等到到了山東，這欽差可就不走了。然而決計等不到欽差來到，一定亦預先得信，裡頭有熟人，沒有不寫信關照的。」劉中丞道：「我們浙江不至於有什麼事情叫人說話。」司、道聽了無話。送客之後，歇了兩三天，劉中丞接到京信也是一個要好的小軍機寫給他的，上頭寫的明明白白，是中丞被三個御史一連參了三個折子，所以放了欽差查辦。劉中丞至此方才吃了一驚。到了次日，又奉上諭，已將省分指明，著派兩欽差來浙查辦。但是只說有人奏，沒有提出御史的名字。此亦照例文章，無庸瑣述。至於所參的是那幾款，上諭未曾宣明。合省官員，雖有幾位自己心上明白，究竟一時也不得主腦。過了幾日，京裡的那個小軍機又寫了一封信來，才把被參的大概情形約略通知，雖還不能詳細，大略情形已得六七。列位看官須知：大凡在外省做督、撫的人，裡頭軍機大臣上，如果有人關切，自然是極好的事，即使沒有，什麼達拉密章京，就是所稱為小軍機的那幫人，總得結交一兩位，每年饋送些炭敬、冰敬，凡事預先關照，便是有了防備了。京城裡面劉中丞雖然不少相好，無奈這些人聽見他被參，恐怕事情不妙，都有點退後，不敢同他來往。又有人心上很想通知他，又打聽不出被參的根由，因此不敢多言。本城司、道當中有幾個雖得實信，但是有礙中丞面子，橫豎將來總會水落石出，此時也不便多談。有此三層，所以欽差已經請訓南下一月有餘，所參各節，劉中丞反不能全然知道，卻是這個緣故。

閑話休題，言歸正傳。且說到了六月底接著電報，曉得欽差已經行抵清江，這邊浙江省城便委了文武巡捕前往迎接。趕到七月中名，業已頂到杭州。探馬來報，聽說離城不遠。文自巡撫以下，武自將軍以下，一齊到接官廳，預備恭請聖安。出城不到一刻，遠遠聽得河中小火輪的氣筒嗚嗚的響了兩聲。兩岸接差的營兵，一陣排槍放過，便見兩隻小火輪，拖帶欽差及隨員大小坐船二餘只，一路沖風破浪而來。船泊碼頭，三聲大炮，隨見兩位欽差，身著行裝，坐了大轎，抬到岸上，一同出轎，走至香案旁邊，東西站定。將軍、巡撫以下，都統、臬司以上，凡夠得著請聖安的，一齊跪定。巡撫、將軍居首，口報：「某官某臣某人，率領某某人，恭請聖安。」然後叩頭下去。欽差照例回答過。一時禮畢。兩位欽差只同將軍、學台寒暄了兩句，見了其餘各官，只是臉仰著天，一言不發，便命打轎進城。其時內城早經預備，把個總督行台做了欽差行轅。此番辦差非同小可，為的是查辦本省事件，所以首縣格外當心。藩台又怕首縣照顧不到，另派了一個同知、兩個知縣，幫同仁、錢二縣料理此事。欽差到了行轅，因為請訓的時候面奉諭旨，叫他破除情面，徹底根查，所以關防非常嚴密：各官來拜，一概不見。又禁阻隨員人等，不准出門，也不准會客。大門內派了一員巡捕官同一位親信師爺，一天到晚，坐在那裡稽查：有人出入，都要掛號。這個風聲一出，直把合省官員嚇的不得主意。

到了第二天，欽差又傳出話來，叫首縣預備□付新刑具，鏈子、杆子、板子、夾棍，一樣不得少。隨後又叫添辦三□付手銬、腳鐐，□付木鉤子、四個站籠。首縣奉命去辦，連夜做好，次日一早送到行轅。各員聞知，更覺魂不附體。刑具造齊之後，一連兩日不見動靜，合城官員越發摸不著頭腦。凡欽差一舉一動，首縣及本省所派的文武巡捕均隨時稟知撫院，今因不見動靜，自然格外驚疑。

（站籠：一種刑具。籠，木籠，囚犯枷在裡面。）

到了第三天，欽差行轅忽然發出一角公文，咨給本省巡撫。劉中丞拆出看時，上面寫的大略是：

「本大臣欽奉諭旨，來此查辦事件。凡與案內牽涉各員，相應咨請貴撫院，按照另開各員，分別撤任、撤差、看管」各等語。

另外一張名單，共是兩個實缺道，是寧紹台一個，金衢嚴一個，均先撤任；兩個候補道，一個是支應局的老總，一個便是防軍統領胡道台，均先撤差；五個知府，□四個同、通、州、縣，建德縣莊大老爺亦在其內，得的處分是先行撤任，發交首縣看管。此外是全撤任、撤差，發縣看管的，共有三個；佐雜班子裡，撤任、撤差的共有八個；此外武官當中也不少。另有一篇名字，是捉拿劣幕二人，一個還是現在撫院的幕府；三個門丁，兩個是跟藩台的，一個是運司的；又有某處紳士某人；某縣書辦某人……；足足有一百五十多個，一時也記不清爽。劉中丞一看，別的還好，偏偏自己幕友也在其內。乃是第一掃臉之事。而且司、道大員，統通有分，便知事情不小。但是來文當中但叫撤任、撤差，拿人看管，並不指出所犯案情。惟因事關欽案，既不敢駁，又不敢問，只好一遵照去辦。這個信息一出，真正嚇昏了全省的官，人人手中捏著一把汗。欲待打聽，又打聽不出，這一急尤其非同小可！不在話下。

且說兩位欽差大人自從行文之後，行轅關防忽然鬆了許多。就有幾位隨來的司官老爺，偶爾晚上出門找找朋友，拜拜客。但是出門總在天黑上火之後，日間仍舊頓在家裡。欽差的隨員誰不巴結，他既出來拜客，人家自然趕著親近，有的是親戚、年誼，敘起來總比尋常分外親熱。起先只約會吃飯接風，後來送東送西，行轅裡面來往的人也就漸漸的多了。兩位欽差只裝作不聞不知，任他們去幹。這隨帶司員中有一個旗人，名喚拉達，官居刑部員外郎，是正欽差的門生。師生之間，平時極其水乳。杭州候補道裡頭有一個管城門保甲的，也是個一榜出身，姓過名富，同拉達是同榜舉人，也中在正欽差門下。卻說這位正欽差，他是個旗員出身，現官兵部大堂，又兼內務府大臣之職。這趙差使原是上頭有意照應他，說：「某人當差謹慎，在裡頭苦了這多少年，如今派了他去，也好叫他撈回兩個。」等到聖旨一下，還未請訓，他先到老公屋裡，打聽上頭派他這個差使是個甚麼意思。老公說道：「這差使上頭原先要派某某人去的，我們是自己人，有了好事情肯叫別人去嗎？所以就在佛爺跟前，替你把這差使求了下來。」正欽差聽了，自然異常感激，隨手說道：「這件事情鬧的很不小，看來很不好辦。要請請示，上頭是個甚麼意思？」老公鼻子裡揀一笑道：「現在還有難辦的事情嗎？佛爺早有話：『通天底下□八省，那裡來的清官？但是御史不說，我也裝做糊塗罷了。就是御史參過，派了大臣查過，辦掉幾個人，還不是這們一件事。前者已去，後者又來，真正能夠懲一儆百嗎？』這才是明鑿萬里呢！你如今到浙江，事情雖然不好辦，我教給你一個好法子，叫做『只拉弓，不放箭』：一來不辜負佛爺栽培你的這番恩典；二來落個好名聲，省得背後人家咒罵；三來你自己也落得實惠。你如今也有了歲數了，少爺又多，上頭有恩典給你，還不趁此撈回兩個嗎？」正欽差聽了，別的還不在意，倒於這個「只拉弓，不放箭」兩句話，著實心領神會。

（老公：太監。）

等到辭別出京，頂到杭州，一直恪守這老公的一番議論。外面風聲雖然利害，甚麼拿人、造刑具，鬧得一天星斗；其實他老人家天天坐在行轅裡面，除掉聞鼻煙、抽鴉片之外，一無所事。空閒之時，便同幾個跟班的唱唱二黃蓮花落，消遣消遣。不但提來的人，他一個不審，一個不問；就是調來的案卷，他老人家始終沒有瞧過一個字，只吩咐交給司員們看。同來的副欽差雖是個漢人，他的官不過是個副憲，頂子還沒有紅，各式事情都讓正欽差在頭裡，總不肯越過他去。至於帶來的司員，很有幾個懂得例案，留心公事的；無奈見了欽差如此舉動，一齊沒了主意。其中只有員外郎拉達，因是正欽差的門生，他二人做了一氣，正欽差拿他當心腹人看待。他又同他同年過道台做了聯手。

這位過富過道台，本是個一榜，上代也很有交情。自從到省以來，足足一□七載。從前幾任巡撫看他上代的面子，也很委過他幾趟差使。無奈他太無能耐，不是辦的不好，就是鬧了亂子回來。所以近來七八年，歷任巡撫都引以為戒，不敢委他事情，只叫他看看城門，每月支領一百塊洋錢的薪水。每逢牌期、朔、望，雖然跟了許多司、道上院，不過照例掛號，永無傳見之期，真正黑的比煤炭還黑。不料天無絕人之路，偏偏本省出了亂子，接二連三被都老爺參上幾本。事情鬧大了，以致放欽差查辦，剛巧是他中舉的老師。頭一天去稟見，巡捕傳出話來，說是欽差不見客。起初他還不曉得老同年拉達回來，過了幾天，拉達先拿著「年愚弟」帖子前來拜望，敘起來知道是同榜、同門，因此非常親熱。拉達受了欽差的吩咐，有心要叫過道台做拉馬，他二人竟其沒有一天不碰頭兩三次。凡欽差行轅一舉一動，本省大憲是沒有不知道的。自從他二人要好，一班耳報神早已飛奔的報到撫台跟前了。

這幾天撫台正為這事茫無頭緒，得了這個信，便傳兩司來商議。還是臬台老練有主意，說道：「既然過道是欽差的門生，少不得將來要照應他的。大人不如先送個人情給他，一來過道感激大人的栽培，各色事情沒有不竭力報效的；二來叫欽差瞧著大人諸事都有他臉上，他也不好不念大人這點情分；三則過道既同欽差隨員相好，也可以借他通通氣。好在目下支應局、營務處、防軍統領出了幾個差使都沒有委人，大人何不先委他一兩樁？這個人情是樂得做的。」撫院聽了甚以為然，立刻應允。等到兩司回去，未到天黑，札子已經寫好，送到過道台的公館裡去了。

且說過道台自從黑了許多年，手中也著實拮据。現在老同年到了，總得些微應酬點，而且還想他在老師跟前吹噓吹噓，再托本省撫憲另外委他個好點的差使。幸喜他秉性忠厚，只想老同年替他說兩句好話，至於借名招搖的事確絲毫沒有。這天正在公館裡打算：「明天請老同年遊西湖，只要一只船，到了西湖，隨便到岸上小酌一頓，化上頭兩塊錢，便算請過了他，盡了東道之誼。」窮候補了多年，飯館子上都欠不動了，只好打這個小算盤，這正是他的苦處。

不料正在打主意的時候，忽然院上送了兩個札子來。過道台是多年不見紅點子的人，忽然院上送來兩個札子，還不知道什麼事情，甚是驚訝不定。等到拆開一看，才曉得是委了兩個差使：一個支應局，一個營務處。這一喜非同小可！第二天上院謝委，磕頭起來，說了許多感激的話。劉中丞也著實拿他灌米湯，還說：「老兄的大才，兄弟是素來知道的。一向沒有機會，所以拿你擱到如今，以後借重的地方還不少。」過道台的底子畢竟忠厚，從此以後，便一心一意幫著劉中丞，替他出力。都是後話不提。

單說他上院下來，次日會見老同年，忙把此事告知。拉達心上明白，回到行轅，亦稟知了老師。欽差會意，等到晚上無人的時候，請了拉達過來，面授機宜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的，吩咐一番。拉達道：「老師的事情，門生還有不竭力的嗎。但是一件，我們也只好以逸待勞，以靜待動，等他們來請教我們。若是我去俯就他，這就不值錢了。」欽差道：「是呀，你老弟的話一些兒不錯。聽憑你老弟去辦，我沒有不好商量的。」拉達次日一早便去拜望過道台。門上人說：「我們大人一早就被院上傳了去，下來還要拜客，一時間怕不得轉來。」拉達聽說，只好回去。

且說過道台是日一早果然是被劉中丞傳到院上。這日劉中丞托稱感冒，吩咐巡捕官止了轅門，凡官員來見的一概道乏，單傳了過道台進去，又叫把他請進內簽押房，以示要好之意。等到過道台進來，劉中丞已站在那裡等候許久了。二人相見，打躬歸坐。中丞穿的是件接衫，也沒有戴大帽子。見面先讓升冠，又問：「便衣帶來沒有？」過道台回稱「沒帶」。中丞便同自己跟班的說道：「我的衣服過大人穿著還對，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實地紗大褂拿來給過大人穿。」跟班的答應著。去不多時，取了出來給過道台穿上。尚未坐定，中丞又說：「今日天早得很，只怕沒有吃點心。」又叫跟班的上去拿點心，「我同過大人一塊兒吃」。少刻點心擺上，二人對吃。一頭吃，一頭說，無非說些閑話，還沒有提到正經。一霎點心吃完。劉中丞見過道台頭上汗珠有黃豆大小，滾了下來，又趕著叫他寬大褂，又叫他把小褂一齊脫掉，吩咐管家絞手巾，「替過大人擦背」。正鬧著，巡捕拿著手本來回道：「已撤防軍統領胡道稟見。」中丞把眼一瞪道：「我有工夫會他嗎！我說過今天不見客，你們沒有耳朵嗎？」巡捕道：「胡道說有要緊公事面回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什麼要緊公事，叫他去找戴某人。」巡捕碰了釘子下來，不敢作聲，只好通知胡統領，叫他去找戴大理。胡統領無奈，低頭忍氣而去。

（接衫：兩種不同顏色料子接做的長衫。）

且說過道台承中丞這一番優待，不禁受寵若驚，坐立不穩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一時擦背已畢，歸坐奉茶。劉中丞慢慢的同他講到：「欽差來到這裡查辦事件，到底不曉得幾時可了。事了之後，還得請他敘敘。兄弟那年上京陛見的時候，同他二位很會過幾次。聽說正欽差還是老兄的座主。」過道台忙答應了一聲「是」。又回：「查辦的事這兩天雖然不見動靜。隨員當中，職道有個同

年，天天到職道那裡來的。大人有什麼事情，職道可以問他。」劉中丞道：「我有什麼事怕人說話？老夫子呢，是歷任請下來的，又不是我的親戚故舊；好便好，不好驅逐回籍也與我毫不相干。我怕的是事情鬧的太大了，未免牽動全局；全局一壞，將來杭州的官不好做，差事也不好當了。我為的是大眾，並非是我一人之事。」

過道台聽了，心上甚是欽佩；又想起剛才相待的情形，竟是感深肺腑，一心一意想要竭力報效，便一口答應，說道：「欽差是職道的座師，隨員拉某人是職道的同門、同年。現在查辦的事乃是關係大局的事。大人是個甚麼意思，職道能夠出力，沒有不竭力的。就是拉某人那裡，職道把大人盛意通知了他，料想他亦是一定肯幫忙的。」劉中丞道：「果然承他費了心，也沒有叫他白費心的道理。說句老實話：只要我開出口，難道還要我掏腰嗎？查是查的浙江省的事，用是用的浙江省的錢，多兩個，少兩個，倒不在乎，只要大家能把面子光過就算完了。第一老兄見了貴同年，先把原折抄個底子看看，也好有個把握，就是他們查不到的事情，我也好幫著他們去查。」過道台諾諾連聲。見中丞無甚說得，方始告辭。他的意思一定還要換了衣帽出去，中丞不允，叫他穿了大褂出去。又說：「就把這件大褂送與老兄穿罷。」過道台又請安謝賜。中丞道：「將來借重的地方多著哩，一件大褂值得什麼！」言罷，吩咐跟班的替過大人拿衣帽送了出去。

過道台下院之後，也不及回公館，一直奔到欽差行轅，會著老同年拉達。拉達把「剛才奉訪不見」的話說了，過道台忙說：「失迎。」二人言來語去，過道台便將劉中丞的話一一轉達。拉達聽了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他身任封疆，凡百事情都要惟他是問，怎麼好說與他毫不相干呢？」過道台道：「並不是說各色事情都與他毫不相干，指的單是這位被參的老夫子，是前任一直請下來的。」拉達道：「既然不好，就不該聯下去，為甚麼不早些把他辭掉？現在動了參案，縱然沒有通同作弊，過失察處分也難免的。」過道台道：「我們這位中丞是忠厚人，你又何必如此頂真？常言說的好，『得罷手時且罷手』。總之，你替他出了力，他總不辜負你就是了。」拉達道：「老同年，這也不能怪你，你同他是感恩知己，自然要盼他無事才好。但是煌煌天使，奉旨而來，難道就此偃旗息鼓，一問不問嗎？」

過道台起先聽見拉達直揭他的心病，不免臉上紅了一陣，半天回答不出，等到聽見後來幾句話，才說道：「事關欽案，也沒有偃旗息鼓，一問不問的道理。將來終究有個交代，或者把要緊的人壞掉幾個，還所搪塞不了嗎？」拉達道：「鬧來鬧去，終是位分越小的越晦氣，這點機關難道我還不懂。總之，這件事不是看你同年面上，我兄弟一定不答應，定要回過欽差，給他一個水落石出。現在一來是你老同年一力擔當，難道我們這點交情還沒有。二來你老同年才得了這個美差，生怕再換一個上司，差使不牢，可是這個緣故？」過道台又把臉一紅道：「我有你老同年照應，要署缺也容易，當個把差使算不得甚麼。」拉達道：「我是說頑話，你別生氣。」過道台道：「你真正把我當作傻子了。彼此說說笑笑，那有當作真的道理。」拉達道：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這事情也不是我一個人能作得主的。果然他們有甚麼意思，等我回過上頭，再通知你罷。」

過道台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是原參的底子你不妨先給我看看。」拉達道：「這個底子我雖然不妨拿給你看，我同你還分甚彼此，不過我們這幾個同事有兩個很疙瘩的，我給你看了，他們不曉得我二人的交情，還當我得了你幾多銀子似的。想起來真正可恨！」過道台道：「只要肯拿出來，這點小意思，中丞吩咐過，原應得盡心的。」拉達見說的話漸漸合拍，便讓過道台到自己住的房間裡坐，又讓過道台在床沿上坐了，把嘴湊在過道台耳朵上，同他低低說道：「這事我好瞞別人，瞞不得你老同年。老師早有過話的了，一齊在內，總得這個數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伸了兩個指頭。

過道台道：「二萬？」拉達道：「差的天上地下哩！」過道台道：「二□萬？」拉達道：「止有一折。」過道台道：「怎麼只有一折！」拉達道：「老師說過，總要二百萬，二□萬豈不是才有一折。」過道台聽了，半天無話。拉達曉得他意思嫌多，便說：「事情又不是我的事情，你也不過做個當中人。這一個要得出，只要那一個答應得下，要你替古人擔憂做什麼呢？」過道台道：「你既開了盤子，我總替你達到。但是底子你可先給我瞧瞧。」拉達道：「這是我們同事裡的好處，我一人實實做不得主；但是你老同年既然如此說了，我再不給你瞧，朋友面上也難為情。如今我硬作主，你能答應五萬銀子，我就抄給你瞧。同事裡頭有什麼說的，等我替你去抗。」過道台聽了還以為多，後來講來講去，讓到二萬銀子，再少一個，斷斷辦不到。過道台只得一力擔承。拉達又叫他寫個欠銀字據，嘴裡說道：「並不是不放心你。人家曉得咱倆是同年，你不寫這個，別人還要疑心我得了你若干，你寫這個，總算是照應我的。」過道台無奈，只得提筆在手，寫了一張字據交與拉達。然後拉達從拜盒裡取出參案的底子來。過道台見了，舌頭一伸，幾乎縮不下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